

第三十八回

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

话说周襄王闻宫人小东之语，心头一时火起，急取床头宝剑，趋至中宫，来杀太叔。才行数步，忽然转念：“太叔乃太后所爱，我若杀之，外人不知其罪，必以我为不孝矣。况太叔武艺高强，倘然不逊，挺剑相持，反为不美。不如暂时隐忍，俟明日询有实迹，将隗后贬退，谅太叔亦无颜复留，必然出奔外境，岂不稳便？”叹了一口气，掷剑于地，复回寝宫，使随身内侍，打探太叔消息。回报：“太叔知小东来诉我王，已脱身出宫去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宫门出入，如何不禀命于朕？亦朕之疏于防范也！”次早，襄王命拘中宫侍妾审问，初时抵赖，唤出小东面证，遂不能隐，将前后丑情，一一招出。襄王将隗后贬入冷宫，封锁其门，穴墙以通饮食，太叔带自知有罪，逃奔翟国去了。惠太后惊成心疾，自此抱病不起。

却说颓叔、桃子闻隗后被贬，大惊曰：“当初请兵伐郑，是我二人；请婚隗氏，又是我二人。今忽然被斥，翟君必然见怪。太叔今出奔在翟，定有一番假话，哄动翟君。倘然翟兵到来问罪，我等何以自解？”即日乘轻车疾驰，赶上太叔，做一路商量：“若见翟君，须得如此如此。”不一日，行到翟国，太叔停驾于郊外，颓叔、桃子先入城见了翟君，告诉道：“当初我等原为太叔请婚，周王闻知美色，乃自取之，立为正宫。只为往太后处问安，与太叔相遇，偶然太叔叙起前因，说话良久，被宫人言语诬谤，周王轻信，不念贵国伐郑之劳，遂将王后贬入冷宫，太叔逐出境外。忘亲背德，无义无恩，乞假一旅之师，杀入王城，扶立太叔为王，救出王后，仍为国母，诚贵国之义举也。”翟君信其言，问：“太叔何在？”颓叔、桃子曰：“现在郊外候命。”翟君遂迎太叔入城。太叔请以甥舅之礼相见，翟君大喜，遂拨步骑五千，使大将赤丁同颓叔、桃子，奉太叔以伐周。

周襄王闻翟兵临境，遣大夫谭伯为使，至翟军中，谕以太叔内乱之罪。赤丁杀之，驱兵直逼王城之下。襄王大怒，乃拜卿士原伯贯为将，毛卫副之，率车三百乘，出城御敌。伯贯知翟兵勇猛，将车联络为营，如坚城一般，赤丁冲突数次，俱不能入，连日搦战，亦不出应。赤丁愤甚，乃定下计策，于翠云山搭起高台，上建天子旌旗，使军士假扮太叔，在台上饮宴歌舞为乐，却教颓叔、桃子各领一千骑兵，伏于山之左右，只等周兵到时，台上放炮为号，一齐拢杀将来。又教亲儿赤风子引骑兵五百，直逼其营辱骂，以激其怒，若彼开营出战，佯输诈败，引他走翠云山一路，便算功劳。赤丁与太叔引大队在后准备接应，分拨停当。

却说赤风子引五百骑兵搦战，原伯贯登垒望之，欺其寡少，便欲出战。毛卫谏曰：“翟人诡诈多端，只宜持重，俟其懈怠，方可击也。”挨至午牌时分，翟军皆下马坐地，口中大骂：“周王无道之君，用这般无能之将，降又不降，战又不战，待要何如？”亦有卧地而骂者。原伯贯忍耐不住，喝教开营，营门开处，涌出车乘百余，车上立著一员大将，金盔绣袄，手执大杆刀，乃原伯贯也。赤风子忙叫：“孩儿们快上马！”自挺铁搦来迎战，不上十合，拨马往西而走。军士多有上马不及者，周军乱抢马匹，全无行列。赤风子回马，又战数合，渐渐引至翠云山相近，赤风子委弃马匹、器械殆尽，引数骑奔山后去了。

原伯贯抬头一望，见山上飞龙赤旗飘飏，绣伞之下，盖著太叔，大吹大擂饮酒。原伯贯曰：“此贼命合尽于吾手！”乃拣平坦处驱车欲上，山上樗木、炮石打将下来，原伯正没计较，忽闻山坳中连珠炮响，左有颓叔，右有桃子，两路铁骑，如狂风骤雨，围裹将来。原伯心知中计，急教回车，来路上已被翟军砍下乱木，纵横道路，车不能行。原伯喝令步卒开路，军士都心慌胆落，不战而溃。原伯无计可施。卸下绣袍，欲杂于众中逃命。有小军叫曰：“将军到这里来！”颓叔听得叫声，疑为原伯，指挥翟骑追之，擒获二十余人，原伯果在其内。比及赤丁大军到时，已大获全胜，车马器械，悉为所俘。有逃脱的军士，回营报知毛卫，毛卫只教坚守，一面遣人驰奏周王，求其添兵助将，不在话下。

颓叔将原伯贯绑缚献功于太叔，太叔命囚之于营。颓叔曰：“今伯贯被擒，毛卫必然丧胆，若夜半往劫其营，以火攻之，卫可擒也。”太叔以为然，言于赤丁。赤丁用其策，暗传号令，是夜三鼓之后，赤丁自引步军千余，俱用利斧，劈开索链，劫入大营，就各车上，将芦苇放起火来。顷刻延烧，遍营中

火球乱滚，军士大乱。颓叔、桃子各引精骑，乘势杀入，锐不可当。毛卫急乘小车，从营后而遁，正遇著步卒一队，为首乃是太叔带，大喝：“毛卫那里走？”毛卫著忙，被太叔一枪刺于车下，翟军大获全胜，遂围王城。

周襄王闻二将被擒，谓富辰曰：“早不从卿言，致有此祸。”富辰曰：“翟势甚狂，吾王暂尔出巡，诸侯必有倡议纳王者。”周公孔奏曰：“王师虽败，若悉起百官家属，尚可背城一战。奈何轻弃社稷，委命于诸侯乎？”召公过奏曰：“言战者，乃危计也。以臣愚见，此祸皆本于叔隗，吾王先正其诛，然后坚守以待诸侯之救，可以万全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朕之不明，自取其祸！今太后病危，朕暂当避位，以慰其意。若人心不忘朕，听诸侯自图之可也。”因谓周、召二公曰：“太叔此来，为隗后耳。若取隗氏，必惧国人之谤，不敢居于王城，二卿为朕缮兵固守，以待朕之归可也。”周、召二公顿首受命。襄王问于富辰曰：“周之接壤，惟郑、卫、陈三国，朕将安适？”富辰对曰：“陈、卫弱，不如适郑。”襄王曰：“朕曾用翟伐郑，郑得无怨乎？”富辰曰：“臣之劝王适郑者，正为此也。郑之先世，有功于周，其嗣必不忘。王以翟伐郑，郑心不平，固日夜望翟之背周，以自明其顺也。今王适郑，彼必喜于奉迎，又何怨焉？”襄王意乃决。富辰又请曰：“王犯翟锋而出，恐翟人悉众与王为难，奈何？臣愿率家属与翟决战，王乘机出避可也。”乃尽召子弟亲党，约数百人，勉以忠义，开门直犯翟营，牵住翟兵。襄王同简师父、左鄢父等十余人，出城望郑国而去。富辰与赤丁大战，所杀伤翟兵甚众，辰亦身被重伤，遇颓叔、桃子，慰之曰：“子之忠谏，天下所知也，今日可以无死。”富辰曰：“昔吾屡谏王，王不听，以及此。若我不死战，王必以我为怼矣。”复力战多时，力尽而死。子弟亲党，同死者三百余人。史官有诗赞曰：

用夷凌夏岂良谋？纳女宣淫祸自求。

骤谏不从仍死战，富辰忠义播春秋。

富辰死后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，时城门复闭，太叔命释原伯贯之囚，使于门外呼之。周、召二公立于城楼之上，谓太叔曰：“本欲开门奉迎，恐翟兵入城剽掠，是以不敢。”太叔请于赤丁，求其屯兵城外，当出府库之藏为犒，赤丁许之。太叔遂入王城，先至冷宫，放出隗后，然后往谒惠太后。太后见了太叔，喜之不胜，一笑而绝。太叔且不治丧，先与隗后宫中聚阔。欲寻小东杀之，小东惧罪，先已投井自尽矣。呜呼哀哉！

次日，太叔假传太后遗命，自立为王，以叔隗为王后，临朝受贺。发府藏大犒翟军，然后为太后发丧。国人为之歌曰：

暮丧母，旦娶妇，妇得嫂，臣娶后。为不惭，言可丑，谁其逐之，我与尔左右。

太叔闻国人之歌，自知众论不服，恐生他变，乃与隗氏移驻于温，大治宫室，日夜取乐。王城内国事，悉委周、召二公料理，名虽为王，实未尝与臣民相接也。原伯贯逃往原城去了。此段话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周襄王避出王城，虽然望郑国而行，心中未知郑意好歹。行至汜地，其地多竹而无公馆，一名竹川。襄王询土人，知入郑界，即命停车，借宿于农民封氏草堂之内。封氏问：“官居何职？”襄王言曰：“我周天子也。为国中有难，避而到此。”封氏大惊，叩头谢罪曰：“吾家二郎，夜来梦红日照于草堂，果有贵人下降。”即命二郎杀鸡为黍。襄王问：“二郎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民之后母弟也。与民同居于此，共爨同耕，以奉养后母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汝农家兄弟，如此和睦，朕贵为天子，反受母弟之害，朕不如此农民多矣！”因凄然泪下。大夫左鄢父进曰：“周公大圣，尚有骨肉之变。吾主不必自伤，作速告难于诸侯，料诸侯必不坐视。”襄王乃亲作书稿，使人分告齐、宋、陈、郑、卫诸国。略曰：“不谷不德，得罪于母之宠子弟带，越在郑地汜。敢告。”简师父奏曰：“今日诸侯有志图伯者，惟秦与晋。秦有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诸贤为政，晋有赵衰、狐偃、胥臣诸贤为政，必能劝其君以勤王之义，他国非所望也。”襄王乃命简师父告于晋，使左鄢父告于秦。

且说郑文公闻襄王居汜，笑曰：“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郑也。”即日使工师往汜地创立庐舍，亲往起居，省视器具，一切供应，不敢菲薄。襄王见郑文公，颇有惭色。鲁、宋诸国，亦遣使问安，各有馈献，惟卫文公不至。鲁大夫臧孙辰字文仲闻之，叹曰：“卫侯将死矣！诸侯之有王，犹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也。木无本必枯，水无源必竭，不死何为？”时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。至明年春，卫文公薨，世子郑立，是为成公，果应臧文仲之言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简师父奉命告晋。晋文公询于狐偃，偃对曰：“昔齐桓之能合诸侯，惟尊王也。况晋数易其君，民以为常，不知有君臣之大义。君盍纳王而讨太叔之罪，使民知君之不可贰乎？继文侯辅周之勋，光武公启晋之烈，皆在于此。若晋不纳，秦必纳之，则伯业独归于秦矣。”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。偃曰：“大吉！此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何敢当此！”偃对曰：“周室虽衰，天命未改。今之王，古之帝也，其克叔带必矣。”文公曰：“更为我筮之。”得《乾》下《离》上《大有》之卦，第三爻动，变为《兑》下《离》上《睽》卦。偃断之曰：“《大有》之九三云：‘公用享于天子。’战克而王享，吉

莫大焉。《乾》为天，《离》为日，日丽于天，昭明之象。《乾》变而《兑》，《兑》为《泽》，《泽》在下，以当《离》日之照。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，又何疑焉？”文公大悦，乃大阅车徒，分左右二军，使赵衰将左军，魏犢佐之，郤溱将右军，颠颉佐之，文公引狐偃、栾枝等，左右策应。临发时，河东守臣报称：“秦伯亲统大兵勤王，已在河上，不日渡河矣。”狐偃进曰：“秦公志在勤王，所以顿兵河上者，为东道之不通故也。如草中之戎，丽土之狄，皆车马必由之路，秦素未与通，恐其不顺，是以怀疑不进。君诚行赂于二夷，谕以假道勤王之意，二夷必听，更使人谢秦君，言晋师已发，秦必退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，赍金帛之类，行赂于戎、狄，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辞秦。

胥臣谒见穆公，致晋侯之命曰：“天子蒙尘在外，君之忧，即寡君之忧也。寡君已扫境内兴师，代君之劳，已有成算，毋敢烦大军远涉。”穆公曰：“寡人恐晋君新立，军师未集，是以奔走在此，以御天子之难。既晋君克举大义，寡人当静听捷音。”蹇叔、百里奚皆曰：“晋侯欲专大义，以服诸侯，恐主公分其功业，故遣人止我之师。不如乘势而下，共迎天子，岂不美哉？”穆公曰：“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，但东道未通，恐戎、狄为梗。晋初为政，无大功何以定国，不如让之。”乃遣公子絳随左鄢父至汜，问劳襄王。穆公班师而回。

却说胥臣以秦君退师回报，晋兵遂进屯阳樊，守臣苍葛出郊外劳军。文公使右军将军郤溱等围温，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汜。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复至王城，周、召二公迎之入朝，不在话下。温人闻周王复位，乃群聚攻颉叔、桃子，杀之，大开城门以纳晋师。太叔带忙携隗后登车，欲夺门出走翟国，守门军士闭门不容其去。太叔仗剑砍倒数人，却得魏犢追到，大喝：“逆贼走那里去？”太叔曰：“汝放孤出城，异日厚报。”魏犢曰：“问天子肯放你时，魏犢就做人情。”太叔大怒，挺剑刺来，被魏犢跃上其车，一刀斩之。军士擒隗氏来见，犢曰：“此淫妇，留他何用！”命众军乱箭攒射。可怜如花夷女，与太叔带半载欢娱，今日死于万箭之下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逐兄盗嫂据南阳，半载欢娱并罹殃。

淫逆倘然无速报，世间不复有纲常。

魏犢带二尸以报郤溱，溱曰：“何不槛送天子，明正其戮？”魏犢曰：“天子避杀弟之名，假手于晋，不如速诛之为快也！”郤溱叹息不已，乃理二尸于神农涧之侧。一面安抚温民，一面使人报捷于阳樊。

晋文公闻太叔和隗氏俱已伏诛，乃命驾亲至王城，朝见襄王奏捷。襄王

设醴酒以飧之，复大出金帛相赠，文公再拜谢曰：“臣重耳不敢受赐，但死后得用隧葬，臣沐恩于地下无穷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先王制礼，以限隔上下，止有此生死之文，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。叔父大功，朕不敢忘！”乃割畿内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四邑，以益其封。文公谢恩而退。百姓携老扶幼，填塞街市，争来识认晋侯，叹曰：“齐桓公今复出也！”晋文公下令两路俱班师。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，使魏犇定阳樊之田，颠颉定攒茅之田，栾枝定温之田，晋侯亲率赵衰定原之田。为何定原之田，文公亲往？那原乃周卿士原伯贯之封邑，原伯贯兵败无功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，伯贯见在原城，恐其不服，所以必须亲往。颠颉至攒茅，栾枝至温，守臣俱携酒食出迎。

却说魏犇至阳樊，守臣苍葛谓其下曰：“周弃岐、丰，余地几何！而晋复受四邑耶？我与晋同是王臣，岂可服之。”遂率百姓持械登城。魏犇大怒，引兵围之，大叫：“早早降顺，万事俱休，若打破城池，尽皆屠戮！”苍葛在城上答曰：“吾闻：‘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。’今此乃王畿之地，畿内百姓，非王之宗族，即王之亲戚，晋亦周之臣子，忍以兵威相劫耶？”魏犇感其言，遣人驰报文公。文公致书于苍葛，略曰：

四邑之地，乃天子之赐，寡人不敢违命，将军若念天子之姻亲，率以归国，亦惟将军之命是听。

因谕魏犇缓其攻，听阳民迁徙。苍葛得书，命城中百姓：“愿归周者去，愿从晋者留。”百姓愿去者大半，苍葛尽率之，迁于軹村，魏犇定其疆界而还。

再说文公同赵衰略地至原。原伯贯给其下曰：“晋兵围阳樊，尽屠其民矣！”原人恐惧，共誓死守，晋兵围之。赵衰曰：“民所以不服晋者，不信故也。君示之以信，将不攻而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示信若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请下令，军士各持三日之粮，若三日攻原不下，即当解围而去。”文公依其言。到第三日，军吏告禀：“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！”文公不答。是日夜半，有原民缒城而下，言：“城中已探知阳樊之民未尝遭戮，相约于明晚献门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原约攻城以三日为期，三日不下，解围去之，今满三日矣，寡人明早退师。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，不必又怀二念。”军吏请曰：“原民约明晚献门，主公何不暂留一日，拔一城而归？即使粮尽，阳樊去此不远，可驰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凭也。三日之令，谁不闻之？若复留一日，是失信矣！得原而失信，民尚何凭于寡人？”黎明，即解原围。原民相顾曰：“晋侯宁失城，不失信，此有道之君！”乃争建降旗于城楼，缒城以追文公之军者，纷纷不绝。原伯贯不能禁止，只得开城出降。髯仙有诗云：

口血犹含起战戈，谁将片语作山河。

去原毕竟原来服，谲诈何如信义多！

晋军行三十里，原民追至，原伯贯降书亦到。文公命扎住车马，以单车直入原城，百姓鼓舞称庆。原伯贯来见，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礼，迁其家于河北。

文公择四邑之守曰：“昔子余以壶飧从寡人于卫，忍饥不食，此信士也。寡人以信得原，还以信守之。”使赵衰为原大夫，兼领阳樊。又谓郤溱曰：“子不私其族，首同栾氏通款于寡人，寡人不敢忘。”乃以郤溱为温大夫，兼守攒茅。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还。后人论文公纳王示义，伐原示信，乃图伯之首事也。毕竟何时称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